



边看边聊

时下的选秀类或竞赛类节目中总少不了孩子的身影，这些孩子非同一般的技能，总令我赞叹不已。可每当他们面临晋级或是淘汰的判决时，我的心就会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我紧张的并不是他们的去留，而是担心这些孩子是否能承受住被淘汰的打击。

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因为江苏卫视《非常大脑》节目的一幕比赛场景让我一直难忘。在中国与意大利两国“非常大脑”的竞技中，有一场是中国12岁男孩李云龙对阵意大利12岁男孩安德烈。李云龙因过分紧张，误以为自己出错将要输掉比赛，情绪突然失控，在现场绝望地嚎啕大哭，面对主持人与嘉宾的再三安慰，始终无法平复心情，瘫软在座位上站不起来。而那个意大利男孩，在整个比赛过程中，都表现得从容淡定，即便对手李云龙速度快他很

多，仍然不慌不忙，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在李云龙痛哭的时候，他也随之落泪。主持人问他是什么原因哭，安德烈回答：“我看到他哭泣，我心里很难过。”最后当宣布是李云龙获胜时，他没有任何失意的表情，还给李云龙送上大大的拥抱。

这一场景令我揪心。面对输赢，中意两国孩子的表现竟然如此不同。或许，李云龙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我们确实很少能在节目中看到我们的孩子能够像安德烈那样如此坦然地面对输赢。他们所表现出的强烈的获胜渴求，使得不少评委要淘汰某个孩子时，总是小心翼翼，先把好话说尽，再缓缓说出结果，生怕刺激到孩子那脆弱的心。

我们的孩子赢得起，输不起，这显然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参加比赛就是

冲着拿奖来的，而不是让孩子享受比赛的过程。在他们看来，获得名次、拿到奖项就能证明孩子的成功，手里就有了砝码。家长功利性，不仅给孩子带来沉重的压力，也自然会给孩子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形成带来负面影响。

不仅是家长，我们的学校在这方面也需要反思。我曾多年担任上海市小学生获奖作文的审读工作，我发现学生作文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与输赢有关，要么是学习成绩争得第一，要么是运动会上夺得冠军，要么是才艺表演获得名次，成功了总是欣喜若狂，失败了则耿耿于怀，其中所透露出的“赢者为王败者寇”的倾向是很令人担忧的。而我却从未看到学校在这方面给予学生有关的引导，相反在给班级争荣誉、给年级争荣誉、给学校争荣誉的名义下，不少学校和老

师还往往在无形中强化学生这方面的意识。记得在看央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时，我发现最不淡定的是坐在后台的老师。每当自己的学生被某个字难住时，他们比谁都急，恨不得冲上场去告诉学生答案。为了获得好的名次，不少学校对参赛学生进行封闭式强化训练，让学生背字典、记生僻字、记专业名词，甚至是方言。学校走极端，让学生魔鬼式强记硬背，比赛的出题者也只得加大难度，所以场上比拼的基本上是平时用不上场的冷僻字，完全违背了办这个节目的初衷。有一位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参加比赛后，好像有了焦虑症，每天都在害怕被别人超越。但愿出现这种心理问题的就这么一个孩子。

我不反对孩子参加各类比赛，但是所有带着功利性的比赛都不利于孩子成长。输与赢总是暂时的，人生的失败才是常态。身心健康，自信快乐，能坦然地面对得与失，这才是对孩子最重要的。

报社搞活动，很多老同事回来聚会。当年副刊部的才子阿东，午餐时坐到我边上，开口就说：“那时候，我们都是拼业务的，比啥人读书多、学问好、文章漂亮……”

一句话，不由分说把我拽回到上世纪80年代末的报社。

我当时大学刚毕业，懵里懵懂的，倒没感觉怎么拼业务，更没资格与社长赵超构及编委徐铸成、陆诒、陆灏、刘火子、郑拾风、赵家璧、尚丁等大名家前辈坐在一起开编委会，只是太喜欢报社文质彬彬又不乏激情的氛围，一上班就全身心投入，想要写出与众不同的文章来，讨读者欢喜……

年轻同事听我们说拼业务，而不是搞关系，惊羨不已。“拼业务”这种词，与今天的风气是多么格格不入啊！

这些年来，时不时地有师长、学友、领导甚至素不相识的老读者，要我做同一件事：看看这孩子，是否当记者的料？当然，来的“这孩子”也通过看我等，权衡是否入此行。

别人托过来便是一份信任，我本好为人师，于是仔细盘问、交谈，考察来者，见到优秀的就特别希望他/她成为同行。直到有一天，听到某报老总的警告——“你们有办法，就别再把孩子送进媒体了，媒体已是夕阳产业”，我才惊觉不能误人子弟了。变通的办法是，不说活指点，让“这孩子”跟我去采访，自己判断、作决定。

结果，除了一看就非常不适合被我劝退的，其他见过面、跟过采访的都成了同行。

不说活指点的规则，两次打破过：一次，“这孩子”在某报实习，流露出看不起带教记者的情绪。注意了一下那位老记者，几篇近作确实一般。但我提醒说不妨关注其有无良知，因为往往，良知比写作能力更决定文章的品格。后来，看不起转化为尊敬了。另一次，已成见习记者的“这孩子”用惊奇的口吻对我说：“某总改的稿子，居然很有水平！”我回道：“切，人家年轻写大稿子的时候，你连胚胎都不是呢！可惜当领导去了，生少了一个名记者！”话音未落，我就意识到此话有误导之虞，忙补充：“当然，这是我的价值观。你完全可以认为，当领导才有出息，才不可惜，呵呵。”

前些日子，有个想投奔新闻系的高考状元被前去采访的记者们劝得改填金融专业了。我接到几个“这孩子”的私信、短信，不约而同拿此新闻说事，叹苦经，怪我当年害他们误以为同行很享受。我好委屈，回复：可是……我到现在还享受着呢！

今天遇见志趣相投的老同事，才恍然大悟：我们这些拼业务时代的孩子，已经out了。不过呢，马上有铁杆读者告诉我们“好文章永远不会out”。我对47岁跳出体制内主流媒体即再创辉煌的阿东，也对自己说——

好吧，换个地方，继续拼业务！

《时报》曾是上海滩的“老牌报”，1904年6月由前清举人狄楚青创办。狄善于创新，把报纸办得独树一帜。这之前报纸都是书本式，《时报》首创“对开四版，两面印刷”的现代版式；并在每周固定刊出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等专版，这些形式为各报所效法，一直沿袭至今。随着《时报》运营遭遇波折，尤其是狄楚青遭遇的家庭不幸，致使他心力交瘁，在1921年将报馆卖给黄伯惠、黄仲长兄弟。

黄伯惠被同行称作“报坛怪杰”和“奇人”。他酷爱新闻事业，毕生孜孜不倦，甘愿把偌大家财都砸进《时报》。为了增强新闻时效性，他将《时报》分为日报、晚刊和京杭版，并包租一架飞机当天运送。1931年，当“全国第一届运动会”在杭州举办时，《时报》租用一节火车车厢做暗房，在车厢内冲印运动会现场照片，如此别出心裁地抢新闻，令其他报纸望尘莫及。黄伯惠还从德国进口一台可套

印多种颜色的轮转印报机，在1932年6月27日出版的《时报》1万期上，采用三色套印来刊印“威尼斯图”。这种新技术在亚洲报纸中还是第一次采用，为此引起了轰动。

在中国报业史上，《时报》还首创副刊形式，并造就了近代文坛上许多名家，比如“鸳鸯蝴蝶派”的包天笑、半倚虹、范烟桥、周瘦鹃等；巴金名著《家》也是在《时报》副刊最先连载。中国报纸有“摄影记者”这一名称也是从《时报》开始。国际摄影大师郎静山就是当年《时报》的第一任摄影记者，也是中国的第一位摄影记者。

《时报》同时出版《时报画刊》，由黄仲长兼任副总编辑。他以Lewis Wong署名发表具有我国民族文化特点的474幅作品，先后参加了217处国际影展，获金、银、铜质奖多枚。

随着《时报》报业迅速发展，黄伯惠、黄仲长兄弟又精心打造一处既能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又能交流中西文化，还能

使用了手机微信就觉得一直有一群朋友围着，你可以随时随地讲感想抒情怀交流体会，可以秀厨艺佳肴，可以显示亲人的相片，也可以让大伙分享你的旅游感受，还可以尝试做一下编辑工作，刚搜来的文章点一下马上分享，大主编的乐趣尽在其中。

如果朋友熟人一同聚会，刚刚拍了照片，瞬间就可以传到你的微信里，快捷便利得没有话了。

每天的休闲时刻，浏览微信成了我们必做的事情，每每欣赏到其中的佳作，我们都会心有感触，兴起时，还会参与评论抒发感悟，和微信中的朋友们交流互动。为什么对微信如此的迷恋？因为在浏览微信的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信息包罗万象，无所不有，有的诙谐风趣逗笑自然，有的富于哲理令人深思，有的美妙无比尽收眼底；更多的感觉是拉近了朋友之

间的距离，我们彼此分享了快乐。我们还在更多的互助中，感受到了朋友的安慰和关心。总之一句话，在惬意地休闲中，我们心有所想，心有所归。

微信的信息传播速度惊人，因为微信里的各位都是你的朋友，而每个人另外有他的朋友圈，就好比这个会议你是主角，你可以与任何人交流，可同座者之间却没有交流。但没关系，每个人的朋友圈各不相同，所以同一篇文章在微信上重复出现就不足为怪了。

面对着微信群，你好像是一个刚上学的孩子，回家后召集同伙，自己当老师。大家都会支持你包容你，不时会对你发表的内容加以鼓励。

总而言之，微信像阿拉丁神灯施展的魔法，将你的朋友和熟人拉拢在一起，彼此间交流思想，抚慰心灵，分享快乐。微信是一个永不退场的聚会，是一个一直处在高潮的座谈会。

秦廷模

七夕会
时尚感觉

世纪上海重要新闻之一。

山居、园居是黄家花园的造景主题。其四周为河流，如同古城外侧的护城河。园内堆山造林，满眼绿色中间杂几处中西风格相融的避暑小屋，恍如世外桃源。游人可徜徉林荫小道，也可泛舟清清碧波。黄伯惠、黄仲长兄弟还计划在园内展示从他们远祖以来的黄氏族谱，包括被封为“春申君”的“战国四公子”黄歇（上海申博成功欢庆晚会上，高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告慰春申君》）、“二十四孝”中“扇枕温衾”故事的主角黄香……无奈，好梦被枪炮声震碎。1937年抗战爆发，淞沪沦陷，在日机的轰炸中，黄家花园遭严重破坏。《时报》也遭日寇的管制与检查。对此，黄伯惠兄弟毅然做出停刊决定。一张由中国

人自己创办、在近代史上存续35年之久的报纸，就此画上了句号。

“江山留胜地，我辈复登临。”如今，经修葺的黄家花园依然绿意浓浓、大树森森，成为人们观光休闲的好去处。那么，能否在这层层叠叠的绿色丛中，兴建一处《时报》史料陈列馆呢？目睹满园景色，细细回味一张报纸和办报人的命运、一座花园的前世今生，该别有一番意味吧。

又有人来发喜糖了，办公室十多个人都有，就连一个已经调走当主任的年轻人也有，就是阿宝没有。去年开始，结婚的年轻人好像达成了一种默契，不再发喜糖给阿宝。阿宝开始没有醒悟过来，我怎么就没有呢？我有这么坏吗？连喜糖都轮不到分享？问题出在哪里呢？最后阿宝安慰自己，也许疏忽漏掉了吧。

可终于阿宝还是明白了，多半因为年龄这个原因，发喜糖的就不考虑自己了。可是谁都会老的，老了，就不能吃喜糖了？老了，也可以分享年轻人的幸福啊。这些年轻人是不是有点势利了？阿宝心里摇着头感叹着，可是又想想，这能怪年轻人吗？现在一份喜糖也要好多钱呢，如果认识的每人发一份，负担可不轻，凭什么就应该发给我？

不过通过喜糖的启示，阿宝决定必须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去染发，使自己年轻起来。染发时，阿宝眯着眼心里说，我要以新的形象展现在年轻人面前，让他们知道，我还有2年多才退休，还能做许多事，不要小觑我。说不定这样一来，以后发喜糖的年轻人就不会轻易把自己漏掉了。

染发结束后，阿宝在镜子里看看自己的形象，真是大变样哦，一下子年轻了很多，有点年富力强的味道。如果早一点染发，不给自己发喜糖的事情就很有可能不会发生。

大家都说阿宝年轻得快快要认不出了。阿宝心里也不免有点得意。然而，他

最年轻年轻人发喜糖的时候，还是没有自己的份。因此，他甚至希望公司里最好不要有年轻人结婚，或者他们发喜糖的时候自己不在办公室。

也是奇了怪了，几个月没见来送喜糖的。阿宝心里轻松了不少，可是半个月不染发，白头发就会冒出来，这难免让他有点不自在。如果不去染，只要再过一个星期，自己的形象又会被打回原形，看来还得去染。可听说多染发对健康有副作用，尤其染发剂会致癌，这可如何是好。年龄是个宝，但健康更是宝。

美发店老板听了阿宝的担忧，不禁一笑：哪有的事。真是这样，会有这么多人来染发吗？你瞧瞧，来染发的还要排队。

也是，如果真是这样，谁还敢染发。不传谣，不信谣。我还是安安心心坐下来染发吧。就这样，阿宝坚持半个月染一次发，形象保持得不错，大家也似乎忘了他的实际年龄。阿宝也高兴，工作劲头不减当年，很多活年轻人都没有他干得好。

终于又有几个年轻人先后来发喜糖了，依然没有阿宝的份。但是阿宝表现得真是可以，若无其事。他想，不管怎么样，不能为这点小事影响了自己的情绪，该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当然，以后就不要再再去染发，再装嫩，就是搞无济于事的形式主义，还是把染发省下来的钱，买瓶酒弄几个菜，喝喝吃吃才是最实惠的，犯不着为喜糖事纠结。



与科技界前辈聊天

我青少年时代的邻里同伴，大多精于数理化，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念下，不说“十年寒窗”，哪怕在“文革”十年里，他们也是自学苦读，我很佩服他们的这种刻苦精神。

退休之后，黄昏散步时我遇上小区和附近那些退休的科技界前辈，常与他们聊天。他们都听过钱学森先生和其他著名教授的课，那位中科大毕业的，总以“钱学森先生每星期为我们授课”为豪。我们聊天时谈到相对论，谈到培根。前几年我还卖掉过好几本这方面的旧版书呢。

这些科技界前辈所处的时代，大

学生少，于是他们更求上进。“文革”期间，学非所用，中科大的高材生随妻子去了内地搞化工，仍然将十多年化学试验的数据积累起来，形成了完整分析数据，做出了让人惊讶的成就。

人到晚年了，他们生活得很静，他们的后代传承了他们的刻苦与智慧，都很有出息。我

很敬重他们，和他们在一起，成了我再学习的好机会，只可惜精力有限，不能再演算数理化的题目了。没关系，谈谈宏观的话题也好，可以打开自己的思维空间。

钱学森讲科学家要懂文艺，搞艺术的何尝不要学科学？我也是老来进补嘛。



上海老话

“江山留胜地，我辈复登临。”如今，经修葺的黄家花园依然绿意浓浓、大树森森，成为人们观光休闲的好去处。那么，能否在这层层叠叠的绿色丛中，兴建一处《时报》史料陈列馆呢？目睹满园景色，细细回味一张报纸和办报人的命运、一座花园的前世今生，该别有一番意味吧。

孙 鉴

著名最佳射谜手

(高阳历史小说)

昨日谜面：暗中指导

(服饰配件)

谜底：隐形带